

天 论

荀 况

【作者简介】 荀子，名况，又称荀卿或孙卿，赵国人。他的活动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98 年到公元前 238 年，主要是在齐国讲学。晚年任楚国兰陵（今山东枣庄）令，后居兰陵著书，留传下来《荀子》一书。

处在战国末叶——奴隶制已基本被摧毁、封建制已经确立，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复辟反复辟斗争相当激烈的时代，荀子能够顺应形势的发展，针对儒家“法先王”的复古思想，提出“法后王”的进步主张，对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儒家学说作了有力的批判，成为法家的杰出代表。韩非和李斯这两个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就是他的学生。

【说明】 荀子反对殷周以来有神论的天道观，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，人类可以控制它来为自己服务。他针对儒家的思孟学派“尽心”、“知道”的“天人合一”的神秘观点，提出了“天人相分”的光辉命题。《天论》就是批判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神秘观点的：

一、天是没有意志的，日月星辰的运行、四时节气的变化和万物成长等自然界的演化就是“天”的表现。

二、天人相分。天不能主宰人类，自然界的奇异变化与社会的治乱无关；而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：这就是“天人之分”，“不与天争职”。人类所能做的，是掌握并顺应自然变化规律，用以保存自己，发展生产。三、人类不应当坐待自然的恩赐，而应当“制天命而用之”、“骋能而化之”，最终实现官天地、役万物。

荀子的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，跟当时社会生产力、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。战国时代，铁制工具已普遍使用，生产力有了提高。人们从生产斗争的实践中了解到某些自然规律，开始打破对天神的迷信。“天人相分”自然就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“天人合一”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进行斗争的武器了。

《天论》中也反映了荀子思想的局限性。他提出百王一贯不变之道，把发展中的事物僵化起来。他揭露了卜筮、祈祷等迷信活动是统治者文饰政事的骗人把戏，却又认为仍可用来进行愚民统治。凡此种种，都是需要加以分析批判的。

天行有常¹，不为尧存²，不为桀亡³。应之以治则吉⁴，应之以乱则凶。

彊本而节用⁵，则天不能贫；养备而动时⁶，则天不能病；循道而不贰⁷，则天不能祸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饥⁸，寒暑不能使之疾，妖怪不能使之凶⁹。本荒而用侈¹⁰，则天不能使之富；养略而动罕¹¹，则天不能使之全¹²；倍道而妄行¹³，则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饥，寒暑未薄而疾¹⁴，妖怪未至而凶。受时与治世同¹⁵，而殃祸与治世异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也。故明于天人之分，则可谓至人矣¹⁶。

1 天——指自然界。行——运行。常——经常，正常，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。殷周以来的奴隶主贵族认为，天是有意志的，是能主宰人类的神，因而宣扬“天命靡常”，可以随便降福、降祸给人。荀子肯定了天即自然，它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。2 为(卫 wèi)——因为。尧——唐尧，古代传说中的明君。3 桀——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，传说中的暴君。4 应——应治，对待。治——指社会政治措施正确，与“乱”相对。5 彊——同“强”。本——指农业生产。6 养备——养生之道完备，即衣食充足。动时——活动适应节气变化。7 循——原作“脩”，据王念孙说改。循道——遵循礼义之道。贰——违背，不专一。8 饥——下原有“渴”字，据刘台拱说删。9 妖——同“妖”，妖怪——指自然灾异。10 侈——奢侈，浪费。11 略——简略，不足。罕——少。12 全——完好。13 倍——同“背”，违反。14 薄——迫近，侵袭。15 受时——遇到的天时。治世——太平时期。16 至人——至高无上的人。这里指“明于天人之分”即能很好地辨别处理天人之间的关系的人。

不为而成¹，不求而得，夫是之谓天职²。如是者，虽深，其人不加虑焉³；虽大，不加能焉⁴；虽精，不加察焉⁵；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。天有其时，地有其财，人⁶有其治⁶，夫是之谓能参⁷。舍其所以参⁸，而愿其所参⁹，则惑矣¹⁰。

列星随旋，日月递炤¹¹，四时代御，阴阳大化¹²，风雨博施¹³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¹⁴，各得其养以成¹⁵。不见其事而见其功，夫是之谓神。皆知其所以成，莫知其形¹⁶，夫是之谓天。唯圣人为不求知天。

天职既立，天功既成，形具而神生¹⁷，好恶喜怒哀乐臧焉¹⁸，夫是之谓天情。耳目鼻口形，能各有接而

1 为（围 wéi）——作为。不为——不用人为。下文“不求”即不用人求。2 夫（服 fú）——发语词。是——指示代词，这。天职——自然的职能。3 虑——思虑，测度。4 能——能力，本领，力量。5 精——精细。察——辨察。6 治——用作名词，指管理事物的办法。7 能参——能够配合天地的化育。参（餐 cān）——参助。8 所以参——用以参助、配合的，指人的努力。9 愿——羡慕，希望。所参——所参助、配合的对象，指自然界的化育。10 惑——糊涂。11 炤——同“照”。12 阴阳——中国古代哲学用来表示对立的一面的一对范畴，这里指天地间化育万物的物质力量。化——化育。13 博——同“溥”，普遍。14 和——调和，指自然界相适应的各种条件的结合。15 养——指万物各自得到的所需要的滋养。16 形——同“刑”，方法。莫知其形——不知道所以成就万物的方法。“形”字前原有“无”字，语意不通，疑为衍文，故删。17 神——精神，指人的感情、意识。18 臧——同“藏”。焉（烟 yān）——于此。

不相能也¹，夫是之谓天官。心居中虚²，以治五官，夫是之谓天君。财非其类以养其类³，夫是之谓天养。顺其类者谓之福⁴，逆其类者谓之祸，夫是之谓天政。暗其天君⁵，乱其天官⁶，弃其天养⁷，逆其天政⁸，背其天情⁹，以丧天功¹⁰，夫是之谓大凶。圣人清其天君，正其天官，备其天养，顺其天政，养其天情，以全其天功，如是，则知其所为，知其所不为矣，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¹¹。其行曲治¹²，其养曲适¹³，其生不伤，夫是之谓知天。

故大巧在所不为¹⁴，大智在所不虑¹⁵。所志于天者¹⁶，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¹⁷；所志于地者，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¹⁸；所志于四时者，已其见数之可以

1 能——能够。相能——相替代。2 中虚——指人的胸膛中部。3 财——同“裁”，制裁，裁别。其类——指人类。4 其类者——指人类生理需要。5 暗其天君——把心搞昏乱。6 乱其天官——指不按五官的职能而乱用。7 弃其天养——放弃可供人类生活需要的万物而不去利用。8 逆其天政——违背按人类的生理需要而生活的法则。9 背其天情——指爱、憎、喜、怒、哀、乐无常，如该爱不爱，该憎不憎等。10 天功——指上述“天君”、“天官”、“天养”、“天政”、“天情”等人类自然的功能和需要。11 官——指尽其职守。役——役使。12 曲——周遍。治——条理。曲治——非常有条理。13 适——适当。14 不为——指不做脱离自然条件许可的事。15 不虑——指不脱离自然条件去幻想。16 志——作“知”字讲，认识。17 已——同“以”。象——天象。18 宜——适宜，指土地条件。息——生长，蕃殖。

事者矣¹；所志于阴阳者，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²。官人守天³，而自为守道也⁴。

治乱天邪⁵？曰：日月星辰瑞历⁶，是禹、桀之所同也⁷；禹以治，桀以乱；治乱非天也。时邪？曰：繁启蕃长于春夏⁸，畜积收藏于秋冬⁹，是又禹、桀之所同也；禹以治，桀以乱；治乱非时也。地邪？曰：得地则生，失地则死，是又禹、桀之所同也；禹以治，桀以乱；治乱非地也。《诗》曰¹⁰：“天作高山¹¹，大王荒之¹²，彼作矣¹³，文王康之¹⁴。”此之谓也。

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¹⁵，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¹⁶。天有常道矣，地有常数矣，君子有常体矣。君子道其常，而小人计

1 数——指春耕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等季节性的农事。事——指农事的顺时而行。2 和——调合。原作“知”，据王念孙说改。3 官人——偏执不变的人，指那些因循守旧、迷信天命的人。4 自为——指有所作为。5 邪——同“耶”，疑问词。6 瑞历——旧说是指曆象。历，同“曆”，指曆书；象，指观测天文的仪器。古人把曆象看得很神秘，所以称“瑞曆”。瑞——祥瑞的意思。7 禹——夏朝的第一个君主。8 繁——众多。启——萌芽。蕃——茂盛。9 畜——同“蓄”。10 《诗》——《诗经》。引诗见《周颂·天作》。11 高山——指岐山，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。12 大王——即太王，亦称古公亶父，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。荒——大，引申为开辟。13 作——振兴，建设。14 康——安定。15 辍（綽 chuò）——停止。16 匈匈——吵吵嚷嚷的声音。

其功¹。诗曰²：“礼义之不愆³，何恤人之言兮⁴。”此之谓也。

楚王后车千乘⁵，非知也⁶；君子啜菽饮水⁷，非愚也，是节然也⁸。若夫志意修⁹，德行厚，知虑明，生于今而志乎古，则是其在我者也。故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；小人错其在己者¹⁰，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进也。小人错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；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悬者在此耳¹¹。

星队木鸣¹²，国人皆恐。曰：是何也？曰：无何也。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怪之，可也；而畏之，非也。夫日月之有蚀，风雨之不时，怪星之党见¹³，是无世而不常有之¹⁴。上明而政平，则是虽竝

1 功——指眼前的一时一事的利害。2 诗——引诗不在现存的《诗经》中，当是逸诗。3 礼义之不愆——原文没有这五个字，据俞樾说补。愆（千 qiān）——过失，差错。4 恤（序 xù）——忧虑，顾及。5 后车——侍从的车子。6 知——同“智”。7 啜（绰 chuò）——吃。菽（叔 shū）——原指豆类，这里是泛指粗粮。8 节然——适然，偶然。9 志意——原作“心意”，据王念孙说改。10 错——同“措”，搁置，放弃。11 悬——悬殊。相悬——差别很大。12 队——同“坠”。木鸣——确切意思不清楚。旧说是指社鸣。古代的社庙里都种有树木，迷信的说法：社庙里的树发出声音，就会出现异事。13 党——同“倘”，偶然。14 常——同“尝”，曾经。

世起¹，无伤也。上闇而政险²，则是虽无一至者，无益也。夫星之队，木之鸣，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怪之，可也；而畏之，非也。

物之已至者，人祲则可畏也。桔耕伤稼³，耘耨失蒺⁴，政险失民，田蒺稼恶，粢贵民饥⁵，道路有死人：夫是之谓人祲。政令不明，举措不时⁶，本事不理⁷：夫是之谓人祲。礼义不修，内外无别，男女淫乱，则父子相疑，上下乖离⁸，寇难并至：夫是之谓人祲。祲是生于乱，三者错，无安国。其说甚尔⁹，其菑甚惨¹⁰。勉力不时，则牛马相生¹¹，六畜作祲。可怪也，而不可畏也。传曰：“万物之怪，书不说¹²。无用之辩，不急之察，弃而不治。”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则日切磋而不舍也¹³。

雩而雨¹⁴，何也？曰：无何也，犹不雩而雨也。日月食而救之，天旱而雩，卜筮然后决大事，非以为得求也，以文之也¹⁵。故君子以为文，而百姓以为神。以

1 竝——同“並”。竝世——同时。 2 闇（暗 àn）——昏暗。 3 桔（苦 kǔ）——粗劣。 4 蒺（会 huì）——荒芜。 5 粢（敌 dí）——买粮。 6 举措——措施。 7 本事——指农桑之事。 8 乖——不合。 9 尔（耳 ěr）——同“迩”，浅近。 10 菑（灾 zāi）——同“灾”，灾害。 11 相——交相，交替。 12 说——解释。 13 切磋——讲求。磋（撮 cuō）——同“磋”。 14 雩（于 yú）——古时求雨的一种祭祀。 15 文——粉饰。

为文则吉，以为神则凶也。

在天者莫明于日月，在地者莫明于水火，在物者莫明于珠玉，在人者莫明于礼义。故日月不高，则光暉不赫¹；水火不积，则暉润不博²；珠玉不睹乎外³，则王公不以为宝；礼义不加于国家，则功名不白⁴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⁵，隆礼尊贤而王⁶，重法爱民而霸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。

大天而思之⁷，孰与物畜而制之⁸？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？望时而待之，孰与应时而使之？因物而多之，孰与骋能而化之？思物而物之⁹，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？愿于物之所以生¹⁰，孰与有物之所以成¹¹？故错人而思天，则失万物之情¹²。

百王之无变¹³，足以为道贯¹⁴。一废一起，应之以贯，理贯不乱。不知贯，不知应变。贯之大体未尝亡

1 赫（hè）——明亮。 2 博——范围广大。 3 睹（dǔ）——光彩显著。原作“睹”，据王念孙说改。 4 白——显著。 5 君——作动词用，君子，统治。 6 隆——尊崇。 7 大——作动词用，尊崇。大天——以天为大，即尊崇天。 8 孰与——何如，何不。制——控制。 9 物之——役使之。物作动词用。 10 愿——羡慕。 11 有——借为“佑”，帮助，促进。 12 情——指万物的本性。 13 百王——百代。 14 荀子所谓“道”，在自然观上，指自然界运行的必然规律；在社会观上，指伦理纲常。贯——贯通、贯穿。荀子认为“道”是永恒不变，贯穿今古的，所以用“贯”来说明“道”。

也¹，乱生其差，治尽其详²。故道之所善：中则可从³，畸则不可为⁴，匿则大惑⁵。水行者表深⁶，表不明则陷。治民者表道，表不明则乱。礼者⁷，表也；非礼，昏世也；昏世，大乱也。故道无不明，外内异表⁸，隐显有常，民陷乃去。

万物为道一偏⁹，一物为万物一偏。愚者为一物一偏，而自以为知道，无知也。慎子有见于后，无见于先¹⁰。老子有见于拙，无见于信¹¹。墨子有见于齐，无见于畸¹²。宋子有见于少，无见于多¹³。有后而无先，则群众无门¹⁴；有拙而无信，则贵贱不分；有齐

1 大体——指贯的主要内容。 2 详——周到，完备。 3 中——不偏不倚，恰如其分。 4 畸（机 jī）——偏。 5 匿——同“愚”（特 tè），本作奸邪解释，此处引申为相悖。 6 表——标准，标志。 7 礼——荀子讲的“礼”与孔、孟不同。孔、孟讲的“礼”，是要分别奴隶主与奴隶应有不同待遇，通过礼制的规定，要奴隶永远服从奴隶主的统治。荀子则提出“礼”是“断长续短，损有余，益不足”（《礼论》）。这就是说财产不应只属于贵族，应做重新分配，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。 8 外——指诸侯朝聘，即外交场合。内——指婚、丧等事。 9 偏——部分，片面。 10 慎子——即慎到。慎子主张不尚贤、不使能，任法而行，无争先之意。所以荀子说他“有见于后，无见于先”。 11 老子——即李耳，又称老聃。老子主张以拙为伸，以柔胜刚。所以荀子说他“有见于拙，无见于信”。拙——同“屈”。信——同“伸”。 12 墨子——即墨翟。墨子主张兼爱尚同。所以荀子说他“有见于齐，无见于畸”。畸——参差，不齐。 13 宋子——即宋钘。宋子认为人情都是欲寡而不欲多。所以荀子说他“有见于少，无见于多”。 14 门——指门路，门径。

而无畸，则政令不施；有少而无多，则群众不化¹。
《书》²曰：“无有作好³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⁴，遵王之路。”此之谓也。

1 化——指教化。 2 《书》——《尚书》。引文见《洪范》篇。

3 作好（耗 hào）——偏好，过分的爱好。 4 作恶（务 wù）——偏恶，过分的厌恶。

译 文

自然界运行有一定的规律。这种规律，不因为社会上有了尧，它才存在；也不因为社会上出了桀，它就消亡。遵循规律，实行正确的措施，事情就可以办好；不遵循规律，实行错误的措施，事情就要办糟。

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贫穷。衣食充足而又适应天时变化进行活动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生病。遵循礼义之道而又坚定不移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祸害。因此，旱灾水灾也不会造成饥荒，寒暑变化也不会使人生病，自然妖异也不会使人遭难。（相反，）农业生产荒废，又享用奢侈，天也不能使人富裕。营养不足，不肯多活动，天也不能使人健康。违背礼义之道，胡作非为，天也不能使人得到好结果。所以，没有旱涝之灾也会闹饥荒，没有受寒中暑也会生病，没有遇上妖异也会遭到祸害。所处的天时条件，与太平时期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遭遇到的灾难却与太平时期大不相同。这不能埋怨天，而是自己的错误作为造成的。因此，只有能够明辨人与自然的不同职能，才可以算得上是“至人”。

不用人为便可以成就，不用人求便可以获得：这就是自然的职能。既然如此，作为“至人”，他的思虑尽管深远，

也不能把自己的思虑强加于自然；他的能力尽管广大，也不能把自己的能力强加于自然；他的辨察尽管精细，也不能把自己的辨察强加于自然；这就是不与自然争职能。天有四时的变化，地有蕴藏的财富，人有掌握天时、使用地利的办法：这就是能够参助、配合自然的化育。如果放弃了人的努力，期望自然的恩赐，那就太糊涂了。

天上众星相随转动，太阳月亮轮流照耀，春夏秋冬交替运行，阴阳化育，风雨普遍布施。万物各自得到自然界相适应的各种条件的配合而生存，各自受到所需要的滋养而成长。看不见它是怎样做的，却见到了它做出的成果：这就叫“神”。都知道成就万物的原因，却不知道成就万物的方法：这就叫“天”。只有圣人才不要求懂得天。

自然的职能既已确立，自然的功效既已成就，那么，人的形体也就具备，精神也就随之产生，爱、憎、喜、怒、哀、乐等各种情感、意识，也就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之中了：这就叫“天情”。耳、目、口、鼻、身，能够分别和外界接触，（发挥各自听、视、味、嗅、触的职能，）它们的作用是不能互相替代的：这就叫“天官”。心处在胸膛的中部，支配使用耳、目、口、鼻、身等各部器官：这就叫“天君”。人类利用自然界中其他物类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：这就叫“天养”。顺应人类生理需要而生活会得到幸福，违背人类生理需要而生活会受到灾害：这就叫“天政”。如果乱其天君——把心搞昏乱；乱其天官——不按它们的不同职能去使用；弃其天养——不去利用可供人类生活需要的自然万物；逆其天政

——违反按人类生理需要而生活的法则；背其天情——爱、憎、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感也很不正常；那么，势必把人类的自然功能和需要全部破坏，这就是巨大的灾祸了。而圣人呢，总是清其天君——使心保持清醒；正其天官——正确地发挥五官的职能；备其天养——充分利用自然的供养；顺其天政——适应着按人类生理需要而生活的法则；养其天情——正常表达自己的情感；人类的自然功能和需要就得到了保全。这样便明确了什么是可以做的，什么是不可以做的。于是，天地尽其职守，万物都能为人役使。行事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有条理，养生之道的各个方面也都非常适当，人类生活便不会受到伤害，这就是“知天”了。

所以，有高超技术的人，也不做脱离自然条件许可的蠢事；有丰富智慧的人，也不脱离自然条件去幻想。认识天，是为了根据观测到的天象来推测可能发生的变化；认识地，是为了根据土地条件来繁殖可以生长的农作物；认识四时季节，是为了根据春耕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规律来顺时进行农事；认识阴阳，是为了根据阴阳调合的道理对万物生长加以调理。所以，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信守天命，（巴望着天的恩赐，）而有作为的人坚信自然法则。

社会的治乱，是天造成的吗？（不是的。）日月星辰等天象，在夏禹的时候和夏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，然而，禹使天下太平，桀却使天下大乱。可见，社会的治乱并不是天造成的。（社会的治乱，）是四时节气的变化造成的吗？（不是的。）农作物在春天普遍地滋生，夏天茂盛地成长，秋天收获

聚积，冬天收藏贮存，这一切在夏禹的时候和夏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，然而，禹使天下太平，桀却使天下大乱。可见，社会的治乱并不是四时节气的变化造成的。（社会的治乱，）是土地条件造成的吗？（不是的。）庄稼得到适宜的土地条件就生长，失去适宜的土地条件就死亡，这在夏禹的时候和夏桀的时候也都是相同的，然而，禹使天下太平，桀却使天下大乱。可见，社会的治乱也不是土地条件造成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天创造的岐山呵，太王把它开辟出来；太王振兴起来的基业，文王使它得到安定。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。

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便取消了冬季，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便缩小了面积，君子也并不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便改变了自己的作为。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，地的滋育万物有一定的法则，君子的作为也有一定的标准。君子总依据他的道德标准行事，而小人却只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的得失。古诗上说：“既然在礼义上没有什么差错，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话？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。

楚王出门，后面跟着上千辆侍从的车子，这不是因为他机智；君子吃粗粮、喝白水，也不是因为他愚蠢：这只是偶然的遭遇罢了。至于意志的端正，道德品行的高尚，智谋思虑的精明，生在今天而志在追随前贤，那是自己努力可以做到的。所以，君子只是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努力工作，不去追求那些属于天道范围的事；而小人却自己不努力工作，专去追求那些属于天道范围的事。正因为君子脚踏实地的的工作，不去追求那些属于天道范围的事，所以天天进步；而小

人却因为自己不努力工作，专去追求那些属于天道的事，所以天天退步。可见，君子之所以天天进步和小人之所以天天退步，原因是一样的；（只是他们各自追求和不追求的东西不同，）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悬殊，也就在这里了。

天上的陨星坠落，社庙里的树木发出了声响，全国的人惊恐不安。都问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（其实，）这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是天地、阴阳的一种反常的现象，而这种现象比较少见罢了。觉得奇怪，是可以的；觉得可怕，就不对了。日蚀、月蚀的发生，刮风下雨不合季节，怪星偶然出现，这是没有一个朝代不曾有过的。君主英明，政局安定，这些怪现象即或同时出现，也不会有什么危害。君主昏庸，政局险恶，即使这些怪现象一个都不出现，也不会得到安宁。所以，天上星星的陨落，社庙树木的声响，只不过是天地、阴阳的一种反常现象，而这种现象比较少见罢了。觉得奇怪，是可以的；觉得害怕，就不对了。

在已经发现的事物中，人妖才是真正可怕的呵！耕作粗劣，糟踏了庄稼；杂草不除，荒废了田地；政局险恶，失掉了民心；田地荒芜，庄稼长不好；买不起粮食，老百姓吃不饱，路上有饿死的人：这就是“人妖”。政治法令不明，措施不合时宜，农业生产不加管理：这就是“人妖”。（由于）不讲究礼义，以致内外不分，男女淫乱，父子之间互相猜忌，君臣之间互相悖离，外患内忧同时并起：这就是“人妖”。可见，各种妖孽都是由人事混乱而来。如果上述三种“人妖”同时存在，那么国家就不会安宁了。这个道理本来很浅近，

但是它所带来的祸害却是十分惨重。因为不及时努力，牛生了马，马生了牛，六畜发生了怪异现象。这样的事，是可奇怪的，却并不是可怕的。古书上说：“万物的怪现象，经书也不作解释；没用的辩论、不急需的辨察，应当丢开不管。”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、父子之间的感情、夫妇之间的分别，倒是要经常讲求，不能放松的。

天旱，举行求雨的祭祀，就下起雨来了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（其实，）不因为什么，就跟不举行求雨的祭祀也会下雨一样。看到日蚀、月蚀便去抢救，碰到天旱便去祈祷，决断大事先去卜筮，并不是因为这样做真的能得到所乞求的东西，只是文饰的手段罢了。所以君子把它看作是文饰的手段，而百姓却真的以为有鬼神的存在。认为是文饰的手段，是有益的；认为真的有鬼神存在，那就有害了。

在天上，没有比日月更有光辉的。在地上，没有比水火更有光辉的。万物中，没有比珠玉更有光辉的。人类中，没有比礼义更有光辉的。所以，日月要是不高悬空中，那它的光芒就不会明亮；水火要是不大量聚积，那它的润泽和光耀就不会广阔；珠玉要是光彩不炫耀于外，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当成宝贝；礼义要是不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施行，执政者的功绩和声名也不会显赫起来。所以，人的生命决定于自然，国家的生命决定于礼。作为一个统治者，尊崇礼义又尊敬贤人，就可以在天下称王；重视法治又爱护百姓，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。如果贪图私利，多用欺诈，就很危险；如果使用权谋、颠覆、阴险的手段，那就会彻底完蛋。